**你听，那黄沙漫漫**

 **---读《忽又重听走西口》**

**高一（1）班 余心蓓**

“叫一声妹妹哟你泪莫流，泪蛋蛋就是哥哥心上的油，

实心心哥哥不想走，真魂魂绕在妹妹身左右。”

读毕页首这“声”先夺人的歌词，一首高亢清亮的旋律即刻萦于耳畔，带着浓厚黄土气息和汗水味的秦腔嗓乍绽，似乎能击破那道看不见的屏障，振碎高原上那苍茫雄浑的千年大地，那千年大地上的飞沙、扬尘，此时仅遗余了回声阵阵的绕梁冲天之高。走西口，在那不似遥远的过去和如今，是一种怀揣着闯荡的勇气和信心，开辟事业以报亲朋乡里的慨然，诚然，在其中，怎敢否认没有那为生而行、终已不顾的无奈与沉重？在黄土高坡无垠的穹顶之下，无数鲜活的生灵诠释和演绎了这几家欢喜几家愁又悲壮丰满的走西口，这亦是此《走西口》歌词初现即扣住我心的原因罢。

走西口是历史事实，但它作为中国商业史上的典例和里程碑，无不昭示着其间所蕴的笑颜璨璨，离别凄凄与踏足远方的铿锵步伐的落笔豪放，奔流如壶口瀑鸣。我行至此处，犹见那令人落泪的场景，而这些，从梁衡先生的笔下，在他的词句间，走出描摹有灵的人物，仿佛重现时光。

黄沙漫漫的送别，壶口雷鸣的磅礴。

提起走西口，在脑海中浮现的不乏乔家堡垒高头石墙的宏伟和家财万贯的森严，三晋公馆的深宅大院，日昇票号积堆银山的库房及种种山西商人不言而喻的被揉入到建筑和史料间的成功和辉煌。乔家大院的飞檐插向无边际的云天，使其他的园林在此相形见绌，甚至多添几分柔雅软媚。此处雨落，奏出的不是钟鸣鼎食的靡靡之音，而是一代巨商凝在漫长岁月里的人生风采。

走向黄土高原，投身朔北大漠，一群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青年人，带着似跨过明月山口的一往无前。出身于草根的农民，似乎没有想到他们或会成为一座城市，甚至一种灿烂文化的缔造者。他们的精神和功绩，亦与河西走廊上升起的明月般留光青史。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

这一去要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

在恋人凄楚而悲凉的歌声的挽留中，该走的还是走了，他们踏出希望满满又余着悲怆的步伐，走的如黄沙扫过高原一样无踪无迹，走的如弹跳过叠层片石的壶口黄河水利落干净，在前方的大漠苍茫中，伴着月夜“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的思念入眠。这一走，好！这一走，亦是归宿，不仅有是其间夹杂着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骄傲，无可忽视的，是更多乞讨街头,终其一生的败者悲凉，还有掩骨黄沙，独留故里空房的垂老落寞。

历史那是如此，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功成名就的熠熠青史背后，定在晋商大街边角巷尾穷困潦倒的难言之隐。

1. 万里茶路蜿蜒出关，漂洋过海把中国树叶的飘香传遍世界。西至乌拉山口，北抵恰克图，晋商的名气传扬在古丝绸之路上，扫过阿尔金山以北的广袤大地。从海路北上，东至海参崴的道道航线上，晋商们坚毅的身影，西伯利亚寒风也吹不倒的刚强；他们，曾几何时都面朝黄土背朝天，那片黄沙迷人的土地，落错滚滚交错的壶口瀑鸣，在震撼这群青年、壮年的同时亦将这磅礴浩荡的坚毅之气，入木三分，铸进了他们的骨血和灵魂里。

 三千里路漫漫，不过杯酒话离别。从无数男女腔调对唱的与走西口有关的歌曲中，小妹盼君归的思心之切和哥哥有泪却无话可诉的强烈情感被淋漓尽致地注入歌声的内容里；正 如梁衡先生所写到的那样：“男儿有泪不轻弹”，其悲中带壮，情中有理，虽无易水之寒，在那裸露的沙梁土坝上，那些中坡高沟深，无草无树，风吹塬上旷，泥屋炊烟泪少的黄土高原上才可能有的这种质朴的赤裸裸的爱。这歌声，霎那间飞跃而过黄士坡上的沟坝，柳川，飞进朔风劲吹的翰海阑干中，“挣上个十斗八斗我就往回走”，这是汉子发自心底的柔情，也是孤旅一人远方而行中对家的寄托与回望。离别的，渴望闯出一片天地；孤旅如蒿的，盼望着，归来炕上的家常便饭，可嗟可叹，或悲或欣。

正是最终结局的千般万般，才烘托出这离去送别的悠远深厚，千言万绪不知从何说，剪不断，理还乱，终揉入黄河之畔一声吼的壮怀激烈。这送别，直接而深远，似无《渭城曲》那样的朝雨轻尘，柳也青新，但在汉子与妻儿空旷回荡在黄沙漫漫的高里，我先为之落泪，终而为之倾倒。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记得从前听起过的秦腔，华阳老腔的音律，那纯朴的歌词在灯光陆离的映衬下，仿佛摆脱了舞台的虚浮流光，在音响后回荡着，一股直振心灵，打破天灵盖而出的气冲霄汉。

黄土高坡的天，是蓝格莹莹的天；黄土高坡的歌，是清粼粼的歌。

最令我打动的还是吟唱背后的内涵，意蕴，和积淀。走西口送别情境下凝成的歌谣，并无华丽辞藻的修饰，是那黄河之水滋养出来的男女之间毫无掩饰的爱意表达。没有海誓山盟的宣言，却似亘古高原永恒；亦没有花前月下，泛舟秦淮的纸醉金迷的缠绵，但一对对“哥哥，妹妹”却把这情深融入到劳动中，无言之泪是一个个细微的动作与关怀里，是哥哥背上背着妹妹淌过河，心里甜滋滋的喜悦，也是妹妹为哥哥亲手送上山药蛋，白馒头中心怀的无限温存。北方朔风下的人们，鸿毛样的言语却有千斤重，意犹未尽，余音袅袅。

在无数的歌吟传唱中怀离的，不仅是妻儿温暖的那个窑洞里的家，还有永远哺育着儿女心肠的宽广土地，思念着家乡的游子，将自己无处宣泄的一腔情，也浓浓地套牢在那魂牵梦萦的土地上。一曲如今的《回延安》以秦腔常用的唱调，不知表现出那时多少青年的思乡之痛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曲毕人远去，独留双眼泪淌淌。风尘扬起夕阳落日下的孤影，若影射在走西口最终不尽人意的终局和过往的辉煌上，镌刻的万言不尽，也正是余秋雨先生《抱愧山亚》中抱愧的原因吧！

他们要走出一个好听一点的故事，他们迈出的步伐既悲怆又冷静。

 ——余秋雨